

值此上海图书馆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我要致以最诚挚的热烈祝贺。因为我读大学只读了一年半,便进入社会了,而且当时读的会计系,全是英文书。

当然,建国以前我在重庆、南京两地的图书馆里已经开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研究,但先后一共只有八年。而建国后,在上海图书馆读书的时间最长,已经六十年。我对上海图书馆热爱、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作为一般的读者,我有幸很早与上海历史文献

图书馆(上图组成部分,上图古籍主要来源在此馆)时期负责人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前辈相识,并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还曾经有一个时期,受到了十分特殊的照顾,

上海图书馆是我的大学

蒋星煜

当《辞海》1964年版定稿之前,戏曲组主编刘厚生因为我组已经积累了大批材料,弃之可惜,准备把已集中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出一部篇幅大的专业辞书,但浦江饭店不能再住。再说进一步收集资料、核对原文存在多方面的困难。经过较长时

期的联系,居然取得了上图领导的同情与支持。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宽大的房间,集中了大量馆藏古籍使我们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惜不久胡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之后,这项工作也受到影响,刘厚生又调往北京。好景不长,半年时间便中止了。我已得益良多,相当满足。

另一次是1978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了,但“《海瑞罢官》冤案尚未彻底平反,上海文化局把我从监督劳动的工厂中调回之际,让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过渡一个时期。应该说,我的身份仍旧是牛鬼蛇神,但古籍组对我特别宽容,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一视同仁,而且让我担任了学术性最强的编目工作,即确定版本的时代与编著者的真伪等诸多问题,写进卡片。并明确标注,是否属于善本抑一般版本。因其开放的程序、手续完全不同也。

而我一向固执、偏激,有时竟对馆长顾廷龙提出相反的意见,蒙他宽厚包容,也未对我训斥或驱逐,但已使全组其他同志惊惶、诧异不已了。

在此期间又得到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机遇。周明恭老先生在建国之前即去香港,后转美国定居。所赠共收藏一大批珍贵戏曲书籍、戏曲文物,被妥善保存三十年之久,因故迄

七律回文一首 外滩怀旧

胡中行

红日晴天映水流
渡轮浮动舞轻鸥
风吹岸柳思人醉
雨打浪花眠客愁
东向月明灯闪闪
北望星暗路幽幽
鸿惊一浦江南渚
空色论中留不留

未加以全面清点、检查。此时此刻,我奉命进行查验,并被要求作出初步评价。我诚惶诚恐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身入宝山,自然不能空回。在上图古籍组工作了九个月,对于醉心研究《西厢记》的我,自然如鱼得水,终于有机会被明代王骥德等大家公认为善本的徐士范本《西厢记》,

而研究《西厢记》的前辈王季思、吴晓铃以前从未见过也。我又新发现了《十五贯》作朱素臣的《西厢记演剧》康熙刻本,校刻精良之至。国内外任何论著均未提到,亦未有收藏,绝对是孤本,我喜出望外,撰文在《文学遗产》作了详细评介。

此外,我特别关注有关辽、金、元三个时期的著作、文献,为后来写作《辽代戏曲史钩沉》作了充分准备。

从1980年开始,我回到上海市文化局,重新以一般读者身份,到上图阅览、复印、外借,因我对藏书已有大致的印象,工作同志基本上又都熟悉,读书、借书,都很顺利、愉快。

总的来说,上图古籍组前辈之中,潘景郑先生处我受益最多,他是苏州大藏书家潘祖荫后裔,所见所闻甚广。对柳永研究极深。关于戏曲未写专著,但《望墨馆钞校古今杂剧》来龙去脉较郑振铎所知更多,洪昇生平及《长生殿》版本更如数家珍,绝大部分有关《长生殿》的专著作者都曾向他讨教。我们接触频繁,所谈内容也相当广泛。他九十岁时,我写《版本学家如何读书》一文,发表于《文汇报读书周报》以示祝贺。

1999年,乃建国五十周年,上图叮嘱我合作编辑出版《西厢俚影集》,我视为隆重布置之作业,勉力完成。因其装帧典雅,成

陈光明显金陵人,自小在宜兴蜀山窑场长大。他家有南京有些背景,父亲在民国政府做个小职员,一家老小吃穿是不愁的。陈光明幼时绝顶聪明,号称过目不忘。但他不太喜欢读书,一拿起四书五经,头便发疼。父亲倒是开明,说让他玩吧,玩大了也是出息。

陈光明喜欢玩紫砂,应该感谢他少时的玩伴。蜀山脚下有一班窑工、艺人的孩子,他们喜欢爬到黄龙山上,钻入废弃的紫砂矿井里玩。陈光明开始是个小跟屁虫,但他手巧,拿起紫砂泥,随便一捏,就是一个好玩的物件。后来他当起了孩儿王,是因为他口袋里总是有钱。那钱并不是他父亲给的,而是他随手捏的那些小物件换来的,他善于将各种紫砂泥拼成自己需要的泥色,捏塑成乌菱、花生、荸荠、白果,几可乱真。不到18岁陈光明就成名了。宜兴乡间的茶馆里,陈光明的名字常常是茶客们的谈资。他仿制古壶,难得的是那壶上有一股远古气息,那壶仿佛一出窑就有几百岁的年纪。他的代表作有“印包壶”、“牛盖莲子提梁壶”。紫砂陶塑作品里,最有名的是“灵芝”。

平时还是喜欢玩。钓鱼、斗蟋蟀,他都是高手。那蟋蟀罐子,自己做的,用的是乾隆年间的紫砂老泥,拙古而苍秀。罐子一出世面,就有人出高价买。银元就堆在陈光明脚下。陈光明的心思在斗蟋蟀上,说不卖不卖,但有人偏偏要买,围观的人多了,就把蟋蟀罐挤坏了。陈光明很恼火,他不想玩了,转身就走。可是想买蟋蟀罐的人还在后面跟着。

旧时紫砂艺人是有关子,有一定的关系。做光器的,大抵看不起做花器的。通常是一个师傅,一带徒弟众星拱月地围着。圈子与圈子之间是竞争的利害关系,往往是张三不服李四。旧时在窑上,为了争一个好的窑位,可以不惜大打出手。陈光明偏偏没有具体的师傅,他开始就是玩玩的,不晓得就玩出名堂来了,他是紫砂界无师自通的个案。他嘴上也不懂得客套。紫砂界的潜规则,他也不理会。别人问:光明啊,你的壶艺这么厉害,跟谁学的啊?他直愣愣地说:自己瞎玩玩的啊,我又没拜师傅!别人呵呵冷笑,陈光明却听不懂。有人好心劝他,无论何人要拜一个码头,认一个师

傅。他说,我本来就是玩玩的,无所谓。他讨厌圈子,讨厌艺人们身上的匠气,那种斤斤计较、小肚鸡肠;那种门户陋见、鼠目寸光。有的大师傅,能做几把壶,就神气得不行了,别人都不行,天下都是他的了。还有艺人,三斤的鸭子,两斤半的嘴,自己技艺一般般,却整天说别人长短。陈光明非常反感,但他辈分小,又没有圈子、背景,势单力薄,说话显然不够分量,有时候别人欺负他,有气他也只能在肚里憋着。

一直到中年的时候,陈光明的机会来了,他的宝贝女儿在上海嫁了个好老公,有宽敞的房子。女婿还真是厚道人,邀他去上海长住。陈光明租了一条船,载上他半生采集的上好紫砂泥料,他终于可以离开宜兴窑场这个圈子了。

有历史资料表明,陈光明“侨寓上海”过得还不错。上海码头大,机会也多。许多古玩行老板认可他的壶艺,一些收藏家还找到他家里来,买他的壶和陶塑。他还在上海郊区搭建了一座“光明窑”,想必那里是个没有飞短流长的清静之处。但陈光明常常感到很寂寞,宜兴窑场上虽然嘈杂,毕竟有一股温暖的气场,兄弟吵闹,过后毕竟还是兄弟。离开久了还是蛮想念的。他老是告诉女儿,夜里做梦,在窑场上跟谁谁谁差点打起来了,跟谁谁谁又喝酒了。他以为离开了窑场,就真的离开那个紫砂圈了。其实,一个人要真正超脱是很难的。要说圈子,大凡有人的地方,哪里没有圈子呢?大上海的圈子更多,也更复杂。人生的许多道理,需要时间来领悟。这时的陈光明,大概胡子也花白了。

宜兴紫砂界也没有忘记陈光明。人虽走,壶还在。陈光明制作的提梁壶,被人们唤作“光明提梁”,那是光素器紫砂作品中经典的一款,经常被后起的紫砂艺徒用来临摹。

关于陈光明,顾景舟在他主编的《宜兴紫砂珍赏》一书里,慎重地给了他这样一个评价:

陈光明,字匡庐,小名润宝。中年之后,依其女侨寓上海。技艺较同辈精致。被同代艺人誉为二陈,即清初陈鸣远,清末陈光明。仿历史作品,技不如黄玉麟。传器朴素古茂,格调较高。



圈里圈外

徐凤

《乐在其中》的喜剧色彩

卢金德

卓别林在“谈谈喜剧”中说:“智力愈发达的时代,喜剧就愈获得成功,未开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王蓓祺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姜建忠教授的研究生。姜建忠教授非常认真,他的幽默常人不太懂,如同他的画风一样。姜建忠说他的学生中王蓓祺很有灵性,聪明,就是艺术充满喜剧色彩。

前辈画家是画主题性绘画的,是正剧,严肃的,这是前辈画家思想的财富,好几十人的姿态,能将严肃美化,寄情理想。王蓓祺是90后,十年一画风,这是我的研究,现在的年轻人作油画都将经典轻松起来,个性化,就是幽默,绘画有了喜剧的意境。“喜剧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一种对人物性格的最细致的研究”(卓别林语)。王蓓祺是将人物性格进入了最细致现代的倾情。王蓓祺说她创作的这幅画《乐在其中》的少女就是人生对快乐的最入心的表现,完完全全的天真。我问她创作这幅作有否原形,她很轻松地说:“我是心里想着在郊野小路下了一场透雨后,有积水,积水是孩子们最感觉心境愉快的去处。踩下去是一种痛快,是创造一种欢乐,是音乐之声。水花溅起,衣衫湿了,痛快至极,忘乎所以,所以在画面没有景致只有自己。这样画起来就痛快,踩出一片欢乐童心。”我这几年看了些没有故事情节的艺术电影,背景都是虚化的,人孤独地在画中行,十分引人入胜,正如我年轻读现代诗是没有具体的刻画,就是文字营造的韵律,有时无限青春,有时伤感尽致,看王蓓琪的画引起了我的联想。

如今是油画风行的时代,前辈油画家对我认真地说,年轻一代画西洋画可以去外国的大博物馆看原作,用北方话讲这样学西画“靠谱”,回来再比较长处在哪儿,短处在哪儿,一清二楚。王蓓祺到了英国看了好多西洋油画,总感到像那个火辣的大拼盘,没有中国画那种静谧的人心境的感觉。我听了十分触动,把静与纯粹用色彩画来十分幽默、倾情、灵性,更见中国艺术的一清如水,姜建忠教授推重他的这位研究生,很在理。



乐在其中 (油画) 王蓓祺

对城市供水而言,服务与供应是一个整体。上海自1883年杨树浦水厂正式对外供水以来,这两者就一直如影随行。但纵观上海供水历史,自来水的优质服务还在今朝。

1884年时,上海自来水用户只有997户,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居民用水是如何供应的呢?当时的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是依靠买办,通过雇佣工人挑水销售来进行的。这也是上海供水上最早的服务方式。

而第一次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服务发起者是商办内地自来水公司。由于当年内地自来水公司管理不善,积欠严重,为挽回内地自来水公司在南市居

民中的信誉,后来的经营者就一再在上海各报上宣传内地自来水公司在商办后的新气象,为推广营业,还以八折优待等办法吸引用户。

1931年开始的装表计量收费,也是上海供水史上比较重要的一次服务方式改变。按表计量的方式对于因此而少付水费的人们是欢迎的,但遭到大多数因此而要多付水费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里弄房屋的业主反对更为激烈,因为房客的租金已包括用水水费在内,而现在房客的用水浪费则要向房东的总表来支付,这就在推行中引起了不少麻烦。但英商对

于拒付水费的用户一概采取断水措施,为之与房产业主结怨不少。后英商大力宣传节约用水,取得较好效果。

可以说1949年以前上海供水行业的对外服务主要内容

供水服务今朝最优

喻晓

就是水费收缴。解放以后,上海自来水不断发展,但由于当时自来水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因此水厂之类的基础建设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而这个历史阶段的对外服务主要是以党团员活动形式来进行的。

上海自来水行业真正的品牌服务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当年上水营业所负责整个上海城区的抄表收费养护业务,所以当年的规范服务就是从上水营业所兴起的。1991

年347名抄表员佩戴统一标志上岗,推出便民设摊收费措施。1992年成立“女子万表无差错雪球队”,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上水历史上第一个品牌服务队。1993年“小郭热线”成立,首任热线主持人郭美芳的热诚服务,使上海自来水行业的对外服务有了质的飞跃。

今天上海自来水行业的对外服务是呈现着前所未有的五

彩缤纷,目前全市五大自来水公司都有自己的服务品牌。如市南公司的“英姿表务队”、“至诚新装队”、市北公司的“张国梁小修服务队”、浦东威立雅公司的“威铃快线”、闵行公司的“尹金龙小修队”、奉贤公司的“小金服务队”等就都在用户中有口皆碑。2009年五月,上海城投又整合了五大公司的服务热线,开通了面向全市用户的“上海供水热线”。这不仅使用户得到了更专业的服务,同时也将上海自来水行业的对外服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明日介绍
是谁运走了上海的垃圾。

羚羊的大小与山羊差不多,其重量约为65磅。它的灰色或褐色的外皮随着季节而变换颜色。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夏季毛色最浅,到了冬天,颜色最深,甚至变为黑色。

小型的羊群总是由一只老母羊带领着,整个夏季都由母羊和小羊组成。公羊则散布在更高的山腰上。羚羊角是黑色光滑的,角尖向后下方弯曲成镰刀形。

